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七十二回 守財奴閉門訂家法 失貞婦背裡覓生涯

白大塊頭曉得小芙是個富家兒郎，有意敲他竹槓，講明要他先付一百五十元，方肯出手。她意思，成功的固然受之無愧，不成功錢已到手，也未必再肯還他。小芙不得已答應了。因他父親老芙，雖然豪富，但為人十分吝嗇，生平只曉得居積，銀子到了手，死也不肯再拿出去，叫名頭是個百萬富翁，平居自奉，不過布衣素餐，難得遇有喜慶大事，他方肯穿一套寧綢袍褂，有時偶不留心，遭著一點污積，他就要怨張怪李，懊悔到二十四分。所以曉得他脾氣的人，見他穿了新衣服，都遠避些，免得受累。家中大小人等，平常都不許穿綢緞。日用小菜，也有一定限止，每天只許花幾百文錢。人多菜少，自然不夠。寧可教他們自己挖了腰包去貼。所以他幾房媳婦兒子們，制了華麗衣服和犯了法一般，在家偷偷掩掩的穿著，聽得老太爺回來了，慌忙脫卻不迭。添了私房菜蔬，都和寶貝似的收藏。還有時二房裡怪大房裡吃了他的肉，大房裡怪二房裡偷了他的魚，家庭從此多事。但老芙自以為得計，因公司中到底省下不少開銷。他住的宅子，新造時候，輕信了一個木作頭的說話，裝了電燈，豈知用過一個月，開賬出來，急得他幾乎懸樑自荊因他只當電燈比燃洋油便宜，豈知比較之下，竟貴了十倍有餘，怎不教他心疼欲死。打算拆下來，又捨不得裝時節一筆使費，左右為難，只得把各處房間中的電燈泡，盡行取下，歸他自己收管。只剩客廳上一盞，以便有事請客之用。其餘各處。仍教燃洋油燈，省些開銷。他自以藏了燈泡，便沒人再能用電。不料一班子弟們更乖，私下買了燈泡，待他睡後，仍舊光明達旦，老芙那能知道。他不但家中如此，連外間所開的幾片錢鋪字號，也大同小異，寧可背後吃虧，當面必須占點兒便宜。

曾有一次，一個朋友，說他這般大年紀，還要天天步行，苦兩條腿，為何不弄一部包車坐坐。老芙笑說，買一部包車事小，然而用了車夫，每月的工錢伙食，還要捐照會修理，這筆費用可就大了。這朋友聽說，第二天就送了一部包車給他，連車夫也是自己用去的，每天拉過老芙之後，回家吃飯，照會修理，一個錢都不教老芙花。據這朋友說，念他年老乏力，所以送一部包車給他代步的，恐他嫌開銷大不坐，故而特地自用車夫前來。老芙聽了，覺這朋友實在要好，坐了他的車，便想著他的好處。後來這朋友偶同老芙談起，要合伙開錢莊，老芙一口答應半份，因他生平最愛開錢莊，和買地皮兩件事。錢莊是穩健買賣，地皮可是火燒不壞，盜劫不脫的。所以此人投其所好，果得他承認一半。講老芙人雖吝嗇，但外間的牌面頗好，人人都知道他腰纏充足，是個有實力的資本家，這錢莊有他半份，彼此都願意投資。未幾錢莊開辦了，老芙因這朋友誠實可靠，命他當手。豈知此人外貌誠實，內裡浮滑，不到半年工夫，就被他用空數萬銀子，逃得不知去向。虧空之數，少不得要一眾東家賠償。老芙占股獨多，吃虧也自然最大，禍根都為貪著白坐一部包車的小利而來。自此老芙更不肯相信別人，各處都要自己經手。連子弟們都不能深信，只恐子弟少年，易受旁人愚弄，有自己老將在前，能萬無一失。

他共生三子，第一第二在他自己所開錢鋪中辦事，都已娶妻，而且有了孫子。書中敘的這小芙行三，是老芙續弦所出，方年十八，尚未娶妻，白天在學堂中讀書，到夜回來，老芙見他年幼在外胡吃濫用，每天限定給他一角小洋點心錢，已算歡喜他，格外特別，比他兩個哥哥唸書時候，每天十個小錢高升多了。老芙還恐兒子媳婦，年輕愛玩耍，特地行一條法令，每夜十點鐘鎖門，前門鑰匙，都是自己掌管。已鎖之後，不准再開，必須第二天天明，他自己起來開鎖。家人限十點鐘歸號，過了十點鐘，在外的不許進來，在內的也不許再出去。有時少奶奶們看了夜戲，回來遲了，只可在底下人睡的一間灶披中，有個窗洞，裡外各放一張凳，借他做個便門。自從發明瞭這一條路之後，他家上上下下，除了老芙自己，遇著尷尬時候，前後上了鎖，都不免由此出入。小小一個窗洞，居然成了進出的要道，也是水木匠造房子時節，不曾料著的。

這位三少爺小芙，有時半夜三更，偷著出去上鹹肉莊，自然也走這一條路。睡在灶披中的底下人，無意之中，彷彿做官一般，得了個絕美的肥缺。因少奶奶們半夜裡回家，要他起來端台擦凳，爬高落低，免不得賞他幾個酒錢。還有小芙出去，瞞著父親，又不免重重的送他些賄賂，買他不開口。講小芙白天雖說在學堂中讀書，其實一禮拜中，至多去了三天，還有三天，不在親戚家中躲學，便在白大塊頭機關部內鬼混。他老子雖然每天只肯給他一角小洋，但娘的私房，儘夠他攀花折柳之用。沒幾天前頭，向娘要了一百塊錢出來，送了白大塊頭五十元介紹何奶奶的酬勞，又替何奶奶置了兩件衣服，費掉三十餘元。現在聽白大塊頭又要敲他一百五十元竹槓，覺向娘要未免日子太近，開口不得，別處又無生財之道，心中頗覺為難。料想白大塊頭既已開口，不答應她是不行的，只可勉強答應了，白大塊頭暗暗歡喜，拍拍他肩胛，笑說：「小鬼頭眼力到底不差，隔壁這位姑娘，著實生得可以，雪白粉嫩，滾圓的粉臉兒，同她娘面龐兒差不多，比你姊姊高得多了。瞧你的造化罷，早送錢來早到手，遲了給旁的人占了先著去，不干我事。」

小芙央告說：「好乾娘，你一定要替我留著的，別給旁人占去了。」白大塊頭攤開手道：「錢呢？」小芙道：「這個我遲一兩天一準送來，給你便了。」白大塊頭一半認真，一半向他取笑，還要說時，只見馬路上飛也似的來了一部黃包車，坐著一個婦人，到她們口停下。小芙眼快，說：「她來了。」白大塊頭也看見，就是自己替小芙介紹的何奶奶，今兒約了他們，一同出去吃大餐的。小芙在洋台上站立好久，也是等她，此時急向白大塊頭使個眼色，教她休要多言。白大塊頭點頭會意，兩人下落洋台，何奶奶也上了樓，對著小芙，嫣然一笑，說：「累你久待了。」

她原籍雖是江西，講幾句強蘇白，也還好聽。先表她真正的年紀，已三十五六，生來瘦小，皮膚白淨，高鼻樑，眼堂底下，略有幾點雀班，剪著截平的齊眉劉海，小口細牙，粗看彷彿二十開外年紀，所以她自己告訴小芙，也只說二十二歲，今天穿一件淺黃鐵機緞棉襖，玄色外國綢套裙，是小芙替她出錢做的，穿在身上，楚楚動人。只有一樁不合時宜，她一雙金蓮，纏得十分纖小，在十餘年前，固然是個毫無缺點的美人，到現今文明時代，倒反變做美中不足。何奶奶也未嘗不想裝得大些，無奈本身小，任你塞多少棉絮，也不能和天足會中人並駕齊驅。然而腳小行了幾步路，自有一種嫵娜動人之處。白大塊頭迎上前滿面堆笑，喝一聲彩道：「好個體面奶奶，無怪小鬼頭見了你，同發癡的一般。」

小芙接口道：「乾娘休得取笑，這樣豈不失了長輩身份。」白大塊頭笑說：「我好福氣，兒子媳婦，快來見禮罷。」何奶奶笑道：「你們討便宜休帶累別人。」說時在椅子上坐下，低頭看看自己的衣裳，對白大塊頭說：「阿姨，你看樣子倒做得不差，所惜兩面衣角太起了些。」白大塊頭道：「現在時路衣裳，都是這般起角的。」小芙也說是做得很好。何奶奶滿面是笑，問：「你們都預備了沒有，要走可以走咧！」小芙道：「時候還早呢，坐一會講講話，再去不遲。」白大塊頭插口道：「照啊，他在洋台上等得你腳也站酸了，你再不給他點好處，自己也說不過去。我老太婆知趣，趕快腳底下明白，莫在這裡做討厭人，停一會再來看你們咧。」說罷揚聲大笑，搶行幾步，出了房，順手帶上房門。忽又開了門，探頭進來問：「你們可要喝茶？」

小芙回言不要，白大塊頭始砰的一聲，閉上門去了，將小芙、何奶奶二人關在房內，自己在另外一間房中打了個瞌。相隔好一陣功夫，方進去招呼了二人，一同出去吃大菜。吃罷大菜，何奶奶因今夜新衣裳第一天上身，有心要把風頭出一個十足，還教小芙請她看戲。小芙知道自己父親，三年五載也難得看一回戲的，料不致被他撞見，故此歡然帶了白大塊頭、何奶奶二人，同到戲館內。講到白大塊頭大名鼎鼎，十人之中，倒有七八個曉得她是皮條掮客。見她和著一男一女同來，不問而知又是一雙野偶，故此有不少人背後切切私議，笑他們無恥。小芙還當眾人稱贊何奶奶的姿色，心中得意非凡，坐在包廂中，教茶房買了許多水果，請他們吃。自己貼緊何奶奶坐著，心神撩亂，虛掛著看戲之名，兩眼中何嘗有戲。不說別的，就連適才他在白大塊頭家洋台上，看中隔壁那個姑娘，耽心事一百五十元沒處設法，此時也忘在腦後，真所謂心不在焉，視而不見，聽而不聞。旁邊包廂中有他兩個同學，連連呼他小芙兄，他也不曾聽見。這二人中一個說：「彼已耳無聞矣，我等置之不顧可也。」還有一個說：「不興。他帶了女人，混淘淘的，我非尋他一個開心不可。」

那人說道：「我兄何必如此。書云非禮勿視，彼既非禮矣，我等視之何為？」這人道：「你休掉文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說時站起身，掩到小芙背後，伸手搶了他的帽子，小芙方覺有人同他玩笑，見是自己的同學，不由滿面漲紅，向他要回帽子，說：「你一個人來的麼？我進來時候怎沒見你？」那人笑道：「你哪有眼睛瞧我們！我同百城喚了你好一會，你也沒聽見。」小芙驚道：「百城也來了嗎？他在哪裡？」那人手指著說：「你看他不是在那裡對你笑麼！」

原來這二人，一個名黃百城，一個名錢有餘，是本城鄉紳黃萬卷、錢守愚二位的公郎，都在師範學堂讀書。小芙住宅也在城內，故和他們同學。他一班校友中百城資格最高，因他腹中四書五經，念得很熟，開口聖賢，閉口孔孟，同學都有些忌他。小芙料不到今天帶著何奶奶看戲，被他撞見，恐他明兒要到學堂中發表此事，心中暗為著急，只可暫把何奶奶丟下，轉到百城的包廂內敷衍他道：「黃君今兒也來看戲，實在難得之至。」百城笑道：「此話怎講？古人逢場作戲，我等何妨逢場看戲。昔諸侯尚且與民同樂，小芙兄講這句話，難道不許我等看戲不成？」小芙道：「哪有此理。我因二位平常極為用功，不愛遊戲，難得在這裡相遇，故此問問而已。」

百城道：「原來如此。我且問你，彼美何人？」小芙道：「是親眷。」有餘道：「別說謊，這不像親眷，親眷哪有如此親愛，看你們相偎相倚，倒有些像夫婦了。」小芙道：「錢君休得胡說，他們委實是我親眷。」說話時，何奶奶見小芙不在旁邊，別轉頭看著他們講話。百城見了，對小芙道：「你那貴親眷，美目盼兮，倒大有古之佳人一顧傾城，再顧傾國之勢，我勸你少年人血氣未定，必須戒之在色方好。」

小芙笑道：「黃君是道學先生，不該同我說笑話。我已告訴你們，他是我的親戚，別的不用說了。二位請坐，恕我失陪。」說罷仍到何奶奶那邊去坐。這裡黃、錢二位，就此大發議論。百城也說何奶奶是小芙的親眷，有餘力爭說你一定錯的，這女子兩眼風騷，不像是規矩人物，小芙決沒這般親眷，必係外間搭訕頭搭來的無疑。百城說：「你胸中不正，則眸子焉。自古仁者見仁智者見智，古人誠不我欺也。」有餘聽百城用書句罵他，心中大怒，兩人幾乎在戲館內爭鬧。幸虧一出好戲上場，二人方不開口，但心中存了意見，自有好幾天沒肯交談，這是後話。不過小芙睡夢中，也沒料著初次帶何奶奶出來，就闖這一件奇禍。

這夜散了戲館，分途回家。小芙免不得再爬窗洞進內，到了自己房中，一個人想陪著何奶奶遊玩，可謂豔福無窮，想到有趣之處，自己忍不住好笑，笑了一陣，忽又記著秀珍這件事，白大塊頭要他一百五十元，從何出產，又不禁愁苦起來。睡在床上，也轉的這個念頭。覺除問娘要錢，別無第二條路。這姑娘如此標緻，一定十人見了，九個中意。倘若拿錢出去遲了，被別人轉了念頭去，白大塊頭也無法想，如何是好？依他心思，恨不得馬上打開娘的房門問她要一百五十塊錢，送給白大塊頭。又愁自己娘不多幾天，方給他一百元，此時不肯再給，那就難了。想來想去，一夜未得安睡。次日起來，先打聽老頭子已出去了，方敢到娘房中，老老實實告訴她，日前拿的一百塊錢，業已完了，現在還有一百五十元用途，請你娘給了我，準定一月之內，不再問你要錢。好娘親娘，快快開了百寶箱，拿給兒子罷，少停老的回來，又要同做賊一般，搬出搬進，怕被他見了。

他娘聽說，皺皺眉頭道：「兒啊，你這般花費也不是事，你老子生平從沒像你這般浪費，我要他幾個錢，也和奪天下一般奪來的，要一回錢終得淘幾天氣，他還以為我要了他的錢，也和他那般藏著不用，洋錢都在家內，不致飛往外邊，因此方肯脫手給我，倘知道我給你如此浪用，只恐要他一個錢，都不肯了。我且問你，不多幾天，你拿了我一百塊錢，作何用途？現在又要一百五十元何用？請你告訴我聽聽。」小芙早已預備下一肚皮鬼話，回言：「早先一百元，買了幾色東西，連送了幾個朋友份子，又是請客，還被教習某先生借了些去，所以不多幾天，就完了。現在有一個同學，要往外國，定一部百科全書，在中國買他，價值三百銀子，到外國定，只須一百五十元，所以我想托他帶定一部，不過這筆錢，必定先匯過去，故而今天一定要錢，遲了他的，信寫出之後，就來不及咧。」

他娘聽兒子肯由外國定書，足見用功，心中好生歡喜，此時莫說要她一百五十元，就要她三百塊錢，她也願意出的。當下開了皮箱，拿一個大手巾包，打開來都是鈔票，足有五六千之數，而且張張新鈔票，這是愛藏鈔票的人，一般心理，做書的也不知其所以然。小芙見她娘居然肯了，頗合適才沒多開口些要了二百，除掉了送白大塊頭的，豈不是還好留五十塊錢用用。如今話已出口，沒法挽回，只可拿了一百五十元出來，看時候雖早，也不願意到學堂中去，爽些再賴一天學，橫豎自己今年不指望升班，有分沒分不在心上，身邊有錢，早一刻送給白大塊頭，也好早幾天同那姑娘相識，因此急於送錢，前往白大塊頭機關部，可巧白大塊頭昨兒看了夜戲回家去睡，沒在機關部中住宿，小芙原本知道，到得那邊方才想起，沒悔沒在家中吃了飯來，此時腹中頗覺饑餓，因命人買一碗雞絲麵吃了，橫在小房間內床上老等。他夜間掛掛著洋錢，未能安睡，此時有了錢心思已定，兼之身倦乏力，所以橫到床上，就不知不覺的睡著了。

那時候恰巧何奶奶也到機關部中找尋白大塊頭，得知小芙比他先來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因她兩個今兒並不約定，在此相會，而且何奶奶之來，實欲瞞著小芙，乾一件事，皆因何奶奶原籍江西，娘家姓武，出身並不低微，她父親在前清時代，也曾做官，不過死得很早，到何奶奶出閣時候，已父母雙亡，只剩她孤身一人，由叔父主婚，嫁給同鄉姓何的為媳。丈夫又名蘭史，素在政界辦事。成婚未久，就出門當差去了。何奶奶獨住在家，未免寂寞。因何姓雖為巨族，蘭史這支卻是單傳一脈，既無翁姑，又鮮兄弟。蘭史為餬口之計，不得不出門一走，遺她在家，原非不得已。不料何奶奶賦性風流，不知怎的忽和族中一個小叔子有了苟且。這小叔子年方只十五六歲，發育未全，自同何奶奶相好之後，漸次羸弱，他父母也只單生一子，鍾愛無比，見他有病，只當他用心過度所致，令他暫時不必時學堂讀書。不意這一來，更遂了何奶奶的心願，那小叔子痼疾也日深一日，直到後來，不可救藥之時，方被他父母盤問出根由底。那時他父母一怒，實在無可形容，依他們心思，定要把何奶奶送官重辦。經不起旁人相勸，說坍台坍在一處，蘭史是個要面子的人，娶了這個老婆，也是他的不幸。現在木已成舟，病的病了，倘若鬧將開來，被蘭史得知，一定也要惹氣弄出事來，豈不有關兩個人的性命，不如放寬肚量，盡這淫婦去鬧，只消我們自己明白，不當她人類就是了。幸虧這幾句話，何奶奶方得太平無事。

但那小叔子隔不多時，就嗚呼哀哉，一道怨魂往枉死城中去了。此人既死，何氏族中沒一個不知他是何奶奶害煞的，於是乎當真同族中，沒一個再肯理睬她，人人吐棄，個個側目。蘭史身雖在外，家鄉信息，卻不時有得入耳，知道自己老婆在家乾了這件醜事，氣得他昏天黑地，吐了好幾天血，說：「罷了罷了，我只當沒有娶婦，家中房產田地，也當他天火燒了，洪水淹了。自此之後，我到死不回家鄉，永與江西決絕。」

本來蘭史每月有零用錢寄給何奶奶，至此截止再寄。何奶奶寫了信去，也沒回音，後來索興將原信打回，消息兩斷。何奶奶既不知他丈夫轉遷何方，更從哪裡要錢？但家中吃用開消，到底要的，不得已只可將衣服飾物，變買化用，這樣數年，弄到吃盡賣光，無可為計，想借貸呢，丈夫方面的親戚，都已同她斷絕往來。內地風氣未開，不比得上海婦女，相與男人愈多，愈有名望。何奶奶既有私通小叔子這段故事，母族中也引為大辱，見她窮了，都說她自作自受，沒一個肯借錢給她。替她主婚的那個叔父，亦已遠宦他方，久無信息。何奶奶不得已，只可將房產賣了，單身到上海來。名為尋夫，其實她知道上海地方，婦女的銷場很大，仗有幾分姿色，不愁無吃飯所，不意一落客棧，就上了個滑頭少年的當，將她帶來的銀錢，哄騙精光。此時何奶奶異鄉托足，舉目無親，身邊又不名一錢，真所謂山窮水盡，無路可走。正在這時候，也是是天無絕人之路，忽被她遇見一個同族兄弟，名喚武又圖的，就是替她主婚那個叔父之子，問知叔父早已物化，又圖在上海某處辦事，何奶奶也將自己短處瞞過，只說尋夫而來，途窮金盡等語。又圖本是忠厚人，聽了深信不疑，因即邀她到家，住了幾時。何奶奶衣食無憂，又不免復萌故態，被又圖的夫人韋氏，看出痕跡，私下對丈夫說：「此人不能再留她在家住了，還是貼她幾塊錢一月，教她另外住開去罷，免得鬧活把戲。」

又圖依他夫人的話，果教何奶奶搬開居住，每月貼她十塊錢房飯之費。何奶奶一個人住了，倒也不怕寂寞。左鄰右舍，講講談談，男的女的，居然被她認識了不少。她還自以為交遊不廣，打聽得有個白大塊頭，專能替人介紹朋友，因即輾轉托人，引見白大

塊頭。白大塊頭也很賞識她，時常帶她往戲館中走走。這一來果然朝秦暮楚，來源不絕。不過她那裡來往的一班人，大概市儈居多，不十分肯大出手。況白大塊頭吃心又是狠的，被她居間人中飽之餘，派到何奶奶手中，為數無幾，只夠貼補她日用開銷，要想添幾件時路衣服，也愁沒出產處。後來小芙看中意她，白大塊頭替他們撮合相識，何奶奶一開口，小芙就花了三十餘元，替她置了套衣裳，昨夜第一天上身，在戲館中果然大出風頭。散出來的時候，何奶奶一個人僱了部黃包車回家。不意肯背後也有部車緊緊跟著她不捨，何奶奶一回頭，見是個三十餘歲的男子，此人適才戲館中也曾見過，還在包廂左右，兜了好幾轉，似乎有好幾個朋友同著他，現在不知怎的單剩了一個人追隨在後，見何奶奶回頭看他，擠眉弄眼，形容可笑。何奶奶原是聰明人，一看他居心不正，上海人所謂釘梢，講何奶奶對於男人，轉他念頭，原抱著韓信將兵，多多益善的宗旨，盡多不怕只是自己住的地方太鄙陋了，和他現在穿的衣裳不配，恐被那人見了，瞧他不起，因此不敢讓他跟到自家門首，卻教拉車的兜了好幾個圈子，那人仍緊隨不捨。何奶奶一想不好，兜到天明，他也未必肯饒我的，還不如早些同他答了話罷。因命車夫走慢些兒，讓那人的一部車，同他相並。何奶奶故意目不斜視，那人卻笑逐顏開，低聲說：「噲噲，你到哪裡去，怎的只顧兜圈子？」

何奶奶聽了，卍哧一笑，仍不做聲。那人又問府上在那裡？何奶奶對他看了一眼說：「你問他則甚？」那人笑說我想打聽打聽，改日上門拜候。何奶奶道：「你休胡言亂語，我家中有老爺，有當差，人多得很，你去了准得給他們打煞。」那人道：「打卻不怕，我心中只想看見你就是了。我且問你，你適才戲館中那個男人是誰？怎不送你回府？」何奶奶道：「那是我的兄弟，他住在城內，離此遠得很。」那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現在我替他送你了。」何奶奶說：「這個使不得，我家你萬萬不能去。你倘要找我，明天飯後三點鐘，我要到寶昌路某處去，那裡我們不妨相見。」說的便是白大塊頭機關部所在。那人當她說謊道：「此話當真？還是哄我？」何奶奶道：「決不哄你，下次難道不相見了麼？」那人方不疑心道：「如此明兒會了。」

何奶奶也說句明兒再見罷，兩人方始分道揚鑣。何奶奶回家，暗喜又得了一個新相識，小芙人雖比他年少，所惜是錢不在自己手中，若要抄他小貨，還須回去，同父母要錢，此番置了幾件衣裳給我，看他囊中已乾枯了，白大塊頭也告訴我，說他不是戶頭。適才那人，很像是個上流社會中人，我見他在戲館中，呼雪茄煙的時候，手指上還帶著很大的一顆金剛鑽戒指，可知不是無錢之輩，因此歡喜了一夜。今兒早起梳了頭，自己淘米燒飯吃了，想起昨夜這件事，還未同白大塊頭說明，少停要借她地方，必須預先通知她一聲方好。因此放下飯碗，連鍋都沒工夫洗，就來找尋白大塊頭。一聽小芙也到機關部來了，怎不教她吃驚。因恐兩雄相見，惹起醋海風波，不是兒戲，想同白大塊頭商量，偏偏她還沒有來。何奶奶看鐘上十二點剛敲過不多幾分，離三點鐘還有好些工夫，索興放大了膽，到樓上小房間，推門進內，見小芙橫在床上，不聲不響，正沉沉好睡，一隻手壓在裡床疊的幾條棉被上，一隻手插在自己袍子大襟裡面。何奶奶攝手攝腳，挨在床沿上坐了，也不喚醒小芙，看著他暗暗好笑。心想他昨夜不知乾了什麼事，白天貪睡。又見他一隻手插在衣襟內，暗說他在那裡摸什麼，因戲把他袍鈕輕輕解開幾個，揭起大襟，方見他這隻手壓在衣袋上面，袋中胖胖的，不知藏著些什麼？

何奶奶此時不覺動了好奇之心，輕舒玉腕，伸兩個指頭，插入小芙袋內，只一夾便夾出一疊的紙，原來不是紙，乃是一疊鈔票。何奶奶窮了多年，一見鈔票，眼也紅了，索興再在小芙袋內摸了一摸，又是一疊，一共兩疊鈔票，何奶奶也不管他有多少數目，拿來塞在自己袋內，站起身打算出去，不意床一震，小芙醒了，睜開眼睛先看見何奶奶，慌忙坐起說：「原來你也來了。」何奶奶此時勢不能再走，只得重複坐下，說：「我見你睡著的，沒敢驚動你。」小芙一低頭，見大襟鈕釦散了，又一摸袋內，不覺直跳起來說：「我的一百五十塊錢鈔票呢？」

何奶奶見他當面叫穿，勢不能推頭不知道，因冷笑道：「你倒好的，那天我要一百塊錢，你對我說現在洋錢身邊沒，必須回家去向父母要，很費周折，暫時只好先替我置幾件衣裳，日後有了錢，再給我不遲。我當你這句話是真的，所以從此不同你開第二回口。誰知你本來有錢，說鬼話哄我的呢！現在我也不叫你說謊，只算你句句話都是真的，你袋中帶來的鈔票，大約也是遵著你那天有了錢給我這句話，特地送來給我的，我老實不客氣，預先如數收了，橫豎我自己拿，同你交給我，都是一樣的。何用著什麼急呢！」小芙聽說，更急得口都開不出了，兩眼圓睜，望著何奶奶只顧嘔氣。何奶奶反哈哈大笑道：「你眼睛張得這樣大做什麼？打算吃了我嗎？我原是你口中的肉，要吃盡你吃便了。」小芙此時方回轉一口氣，央告說：「好奶奶，這筆錢我還有別的用處，請你還了我罷。」

何奶奶搖頭道：「不興。承蒙你瞧得起我，我同你已是夫妻，丈夫的錢，不給老婆用，給誰用？無論你有什麼別的用處，決沒再比老婆要錢更鄭重的了。錢在我這裡，你要也容易，拿兩個來換我一個。」小芙再三哀告，何奶奶執意不肯。小芙急了，同她翻臉。何奶奶也不怕，真所謂軟不行硬不就，小芙計窮力竭，急得幾乎跪下來叫她娘了，何奶奶仍半笑半嗔，聲色不動。廝纏多時，白大塊頭來了，小芙急將這件事告訴他乾娘知道，講話時連對她擠擠眼睛，似乎說：這筆錢本來給你的。何奶奶也對白大塊頭說，小芙從前答應過她的，後來失了信，此時他有了錢，我自己拿他的，這件事你說錯不錯？白大塊頭知道小芙這一百十塊錢，是送給她預約做媒的，無端被何奶奶奪去，心中也不受用，但這何奶奶，白大塊頭正把她居為奇貨，打算替她牽了這個，再弄那個，在她身上大大的出產幾千銀子，怎敢為此小數派她的不是，惹她動了怒，恐誤大局，只得仍將小芙晦氣，帶笑說：「這件事又是乾兒子的不是了。媳婦要你幾個錢，也不為罪過。你既已答應過了她，就該給她。既不給她，無怪她要自己動手拿你的咧。現在做娘的說一句公道話，媳婦洋錢應該拿的，兒子既有別的用處，也不能不顧著那一面，所以我說這一百五十塊錢對半分，媳婦拿了一半，還七十五元給我兒子，你們兩口兒，都要聽為娘的教訓。誰不聽話，便是誰的不孝。」

何奶奶聽白大塊頭要教她還一半給小芙，心中未免不樂。但自己也知道這一百五十元，完全吃沒，小芙決不答應，不過錢已到腰，還要吐一半來，豈不太便宜他。因伸手在袋中摸了一摸，手指上明白，將兩疊鈔票中一疊薄些的，抽出點一點，正是五十元，丟在小芙前面，說：「這五十塊錢還你，那一百元，你有言在先，答應給我，故而寧可別處少用，我這裡缺一個不興。」

白大塊頭見何奶奶已還出五十元，趁勢勸小芙就此算數了罷。小芙仍憤憤不平，不肯拿鈔票。白大塊頭替他拿了，做好做歹，將他勸到樓下。先抱怨他說：「你身邊帶著錢，不該如此大意，怎的一睡就睡著了？幸虧你在我們樓上，若在別處，被人拿了去，連這五十塊錢也休想得還你呢。你這筆錢，可不是給我做媒人的麼？現在我先收你五十，還少一百，日後再算。你昨兒看中意那個姑娘，我已打聽明白，有條腳路可走，大約十天半月之內，准可讓你兩個覷面講話便了。」

小芙聽說，固然歡喜，但無端被何奶奶敲了一百元竹槓，胸中的餘怒難消。白大塊頭勸了他一陣，教他上樓去，自己提承何奶奶向他賠罪。小芙哪肯依從，就此走了出來。何奶奶也在洋台上看著，見他去遠，即喚白大塊頭上樓，告訴她昨兒有個人釘梢，自己約他三點鐘在此相會這件事，白大塊頭聽是生意來了，非常歡喜，贊她好奶奶，果然聰明，我不同著你，你自己居然也有這般見識，不愧是我的好徒弟。不過此人姓甚名誰，你可問過？何奶奶說沒有問他。白大塊頭道：「你小心遇著滑頭。」何奶奶道：「我看此人決非滑頭，或者還是個官場中人呢！」白大塊頭聽是官場，更歡喜了，說：「現在兩點鐘還沒敲，我這裡裝盆子的東西，只有西瓜子、花生米兩樣，只能請平常客人，若要款待官場，必須買些外國糖來方好。」